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帝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加] 哈罗德·伊尼斯 / 著
何道宽 / 译

帝 国 与 传 播

91

帝国与传播

〔加〕哈罗德·伊尼斯 / 著 何道宽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05
10

-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与传播/[加]伊尼斯著;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7-300-04358-5/D·702

I. 帝…

II. ①伊…②何…

III. 传播-文化史-世界

IV. G20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311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帝国与传播

[加] 哈罗德·伊尼斯 著
何道宽 译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www.ttm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3.75 插页 2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8 000

定价: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洗炼，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

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 80% 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 80% 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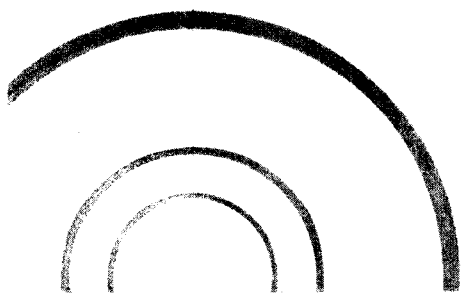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 20 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 and 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译者序言

一、何谓帝国？何谓传播？

《帝国与传播》问世，已经 50 余年，却被奉为传播学之圭臬。作者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去世已经 50 余年，但是一直为人称颂。奥妙何在？因为这本书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伊尼斯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

与他同时代但略晚的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个学派，成为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也备受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一对双星，继续照耀着 21 世纪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

伊尼斯知识广博，通晓政治经济学和史学，对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尤其熟悉。这给麦克卢汉留下很深的印象。伊尼斯是口头文学的百科全书，是修辞学家的楷模。临终之前，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写 1 000 页左右的著作，论加拿大的传播史，表达他对纸浆和纸、报纸和

舆论的影响所做的思考。实际上，他做了许多麦克卢汉想做的研究工作。

他为后世留下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如欲了解人类传播纵横数千年、数万里的历史，这两本书便是最佳的互补参照。麦克卢汉推崇这两本书，欣然为之作序。

在两篇序言中，麦克卢汉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肯定伊尼斯的历史地位，推崇他的研究路子，指出他的研究特征：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field-theory）等。我们从中撷取几句，看看他为什么钦佩伊尼斯。

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

伊尼斯创造的方法论叫“总体场论”。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他称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好的老师”。

伊尼斯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用他本人的话说：“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6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本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只需略微翻检一下，就可

以明白，他实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他这一次的转向，很值得庆幸。如果他囿于经济史，顶多成为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这一次的“背叛”，成就了一位传播学大家，可喜可贺。

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就颇费思量。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他不做界定，就不简单，很值得玩味。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①至于他说的“帝国”，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我们要多费一点笔墨。

先说其定义。可惜他本人不下定义，我们只能从他的文字中加以演绎。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本书提到的“帝国”共30余个。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来看，既有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的小国；既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如阿卡德、亚述、巴比伦、赫梯、叙利亚、安息、萨桑、波斯、希克索斯；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马其顿帝国、希腊化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沙俄帝国。此外，还有不太为人熟知的庞大帝国，比如塞尔柱突厥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

再说“帝国”的分类。伊尼斯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掠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我们接着说他心目中“理想”的帝国。他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他理想的帝国，是希腊帝国。他认为，希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

^① 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特质和偏向，请见译者所译《传播的偏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及译者序言，容不赘述。

什么贡献。[《传播的偏向》，136页（原书页码，下同）]

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传播的偏向》，68页）

为什么这个理想的帝国会衰落呢？

他惋惜口头传统的衰落，因为口头传统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所以他说：“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传播的偏向》，138页）

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着重号系原文所有）。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5世纪末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传播的偏向》，136页）

二、理论贡献

伊尼斯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伊尼斯指出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局限性。

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也没有苦心孤诣地把它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传播的偏向》，190页）

2. 以媒介作文明分期

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标准，主要是历史、地缘和宗教。麦克卢汉的划分标准，虽然也是媒介，但是比较粗。伊尼斯的分期却比较细，一共分成9个时期：1）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2）希腊—罗

马文明(拼音字母);3)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4)中国纸笔时期;5)印刷术初期;6)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7)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8)电影时期;9)广播时期。

这样的分期似乎繁琐,请读者不要望而却步,因为他有一个简化的版本: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

3. “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传播的偏向》,34页)

欲知以上三个论点之详情,请见《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至于他的第四个论点,则需要在此多费笔墨,因为这是他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石和核心。

4. 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版文字和泥版文字耐久,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容易传承。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因而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却限于当下,就比较短暂。

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相互唱和。

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下面这段话,痛快淋漓地阐明了“传播偏向论”的意旨、要害,说明媒介的性质和偏向,并且说明媒介为何有这些偏向。他说:

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帝国与传播》,4页(原书页码,下引只标页码)]

他进一步强调媒介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关系，并指出媒介与国家官僚体制和宗教的关系。他说：“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25 页）又说：“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137 页）

他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媒介的性质，便于比较，现将他的思想做一番钩沉，两两相对，列表（表 1）如下，以明其要。

表 1

倚重时间的媒介	倚重空间的媒介
笨重	轻便
耐久	难以保存
非集中化	集中化
有利于宗教的传承	有利于帝国的扩张
倚重视觉	倚重听觉
倚重口头传统	倚重书面传统
石刻象形文字	原始拼音文字
泥版楔形文字	原始拼音文字
汉字	机器印刷的拼音文字
羊皮纸	莎草纸
书籍	电报、广播

我们的对比清单只能罗列到这里。伊尼斯去世于 1952 年，未能看到后现代的传媒和数字时代的传媒。或许读者可以尝试加上一些两两相对的媒介？

再让我们举几条引语，给以上列表加一点血肉，以明其详。

首先看看他对媒介性质、特征的论述。

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

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33 页)

口耳传播和文字传播都有局限。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伊尼斯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到时间的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到空间的束缚。

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对希腊文明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

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它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特别的文化形态。各家对此已做过描写，并且以罗马为证。沉睡的国力释放出来，通过对本土文化成分和希腊文化成分的诠释，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86 页)

我们再看看他对一些媒介的论述。

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简化为楔形文字。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21 页)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变化。(19 页)

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81 页)

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19 页)

纸这个媒介把希腊科学、阿拉伯数字和更有效率的计算方法传到欧洲。(19 页)

纸的引进和文字的普及，加速了本土语言的成长和拉丁文的衰落。(22 页)

他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媒介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就容易读懂了。此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场挑战：媒介的评估和文明的评估。他说：

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有何意义，这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一种文明理解另一种文明并不容易……评估的困难显而易见，考虑时间因素时，尤其是如此。

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8 页）

三、多伦多的双星

20 世纪 50 年代初，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执教。伊尼斯教经济史，任研究生院院长。麦克卢汉教英语文学，是安大略省少数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可是，这两个教书匠不甘作茧自缚，守自己那一摊；也不抱门户之见，抗拒他人之意见。两人都成为跨学科的奇才。

麦克卢汉 1946 年来到多伦多大学，两人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 5 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伊尼斯的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都由麦克卢汉作序。在《传播的偏向》的序文里，麦克卢汉谦恭地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惺惺相惜的纽带，是共同的情趣和追求。可是这两人的研究方法和文风，是多么不同啊！现将两人异同之处作一番梳理，列表（表 2）如下。

表 2

	伊尼斯	麦克卢汉
同	媒介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	媒介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
同	媒介史	媒介史
同	宏大主题	宏大主题
异	注解不胜其烦	几乎无一注解
异	语言平实严谨	语不惊人死不休
异	谨守严谨学理	勇于大胆创新

两人的情趣交相辉映，照耀“媒介决定论”的旗帜。他们都善于

驾御宏大的主题，纵横数万里（甚至是超出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把人类文明史和媒介史概括成几个简明的模式。两人的行文风格相反相成，暗合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两人的研究方法，亦相反相成。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考证，喜欢考证。注释不胜其烦、不厌其详。仅以本书为例，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全书注释竟然达到534条。有趣的是，该书1950年问世时，注释只有277条。然而，从该书1950年问世到作者去世（1952年）的一年多时间，他居然加上了257条旁注！这些眉批旁注经过他夫人的整理，在后来的版本中，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与此相反，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而不求严谨，且不作一注。所以读者读他的著作，往往叫苦不迭。

关于研究方法，两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对历史进行叙述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和汤因比一致。可是他又不止于此，而是前进一步，对历史和历史模式做出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的偏向、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空间的偏向、政治组织的偏向和宗教组织的偏向。然而麦克卢汉却只探索，不解释，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开锁匠的方法，只等水到渠成，只等读者去做结论。要言之，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传统的考据之学，而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麦克卢汉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求形而上而不求实证。

两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伊尼斯的叙述和阐释，不用任何文学语言，追求严谨细密。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句，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甚至滥用警句、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

麦克卢汉的大胆创新，使他成为20世纪最富盛名且最富争议的媒介理论家。他扛起了“媒介决定论”的帅旗。可是这一面帅旗的旗墩却是由伊尼斯夯实的。没有旗墩或旗手，这面帅旗都不能飘扬。

今天，使这面帅旗高高飘扬的，是一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成就最著者，当数美国人莱文森（Paul Levinson）。他以《数字麦克卢汉》成名，又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何道宽

2003年3月30日



麦克卢汉序言

如果说黑格尔^①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 (ground) 的历史外观 (figures) 模式, 那么伊尼斯, 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无论新旧, 媒介不仅是他观点指向的顶点, 而且是活生生的力量漩涡。由这种漩涡所生成的环境, 粗暴地磨灭旧的文化形态。薛定谔^② 给我们描述了人的观点从牛顿^③ 思想到量子力学的转变。这和伊尼斯的研究有关。

量子力学的楔入, 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 17 世纪奠定基础的各种学说。这些理论主要是伽利略^④、惠

① 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其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代表作有《哲学全集》、《逻辑学》等。

② 薛定谔 (Ervin Schrodinger, 1887—1961) ——奥地利物理学家, 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 1933 年诺贝尔奖得主。

③ 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 ——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等等。代表作有《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④ 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 ——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1632 年发表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 次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软禁 8 年。1983 年, 罗马教廷正式宣布 300 年前的审判是错误的。

更斯^①和牛顿建立的。这些基础已经动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并非无处不是处在这个时期的魔力之下。任何时候，我们都在使用其基本观念，虽然这些观念的形态对创始者来说已经面目全非。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智穷力竭、江郎才尽。[1]

伊尼斯认识到，牛顿思想中自然事物的等级系统已经崩溃。他丝毫不受其魔力的影响，因为他知道，在了解人类行为的组织这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向前大步飞跃。他以动态的态度看待过去，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自然，他把历史当做一堆废墟和错误的尝试。他揭示了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扭转剧情，揭开演员面具之神灵。他揭示大型团体演员隐藏的动机，古代的城邦、罗马和巴比伦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的演员。这样的能力几乎使他扮演一个讥讽的角色。如果说在摆弄巨型历史情节中，他是艺术家的话，那么在揭示演员的乖谬和愚蠢时，他就具有讽刺大师的魅力。想必他会同意吉迪恩的话，吉迪恩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陈腐的东西……决定性的一步必须由读者自己迈出去。”他接着说：

历史不是事实的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而且，要求得这一洞见，不能用全景式的扫描，不能用鸟瞰的方法，只能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就像拍特写镜头那样进行深入地检视。这种方法既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2]

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processes），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一个环境的许多侧面。柯利（Rosalie Colie）在《流行之悖论》解释古今之悖论。她说，从古至今，悖论的表述总是需要最高深、最广博的学问。伊尼斯就是这种悖论的首要代表。正是他广博的学问，迫使他去认识时代和文化运行机制中同步、互补甚至是矛盾的侧面。因此，伊尼斯指出，希腊的口头

① 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 1629—1695）——荷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创立光的波动说，代表作为《摆动的时钟》、《论光》等。